

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著

〔第四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著

〔第四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聊斋志异/ (清) 蒲松龄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 12 重印
ISBN 978-7-80528-996-0

I. 聊… II. ①蒲… III. 笔记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3021 号

Liao Zhai Zhi Yi

聊斋志异 (四)

著 者: (清) 蒲松龄

责任编辑: 张 克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6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 675 千字

印 张: 5

书 号: ISBN 978-7-80528-996-0

定 价: 125.00 (全五册)

目 录

卷 八

画马	461	禽侠	476
局诈一	462	鸿	476
局诈二	463	象	477
局诈三	464	负尸	477
放蝶	465	紫花和尚	478
男生子	466	周克昌	478
钟生	466	嫦娥	479
鬼妻	469	鞠乐如	484
黄将军	470	褚生	485
三朝元老	470	盗户	487
医术	471	某乙	488
藏虱	472	霍女	489
梦狼	472	司文郎	494
夜明	474	丑狐	498
夏雪	475	吕无病	499
化男	475	钱卜巫	504

姚安	506	李生	516
采薇翁	507	陆押官	516
崔猛	508	蒋太史	518
诗谶	512	邵士梅	518
鹿衔草	513	顾生	518
小棺	514	陈锡九	520
邢子仪	514		

卷 九

邵临淄	524	张不量	541
于去恶	524	牧豎	541
狂生	528	富翁	541
激俗	529	王司马	542
凤仙	529	岳神	542
佟客	533	小梅	543
辽阳军	534	药僧	546
张贡士	535	于中丞一	547
爱奴	535	于中丞二	547
单父宰	538	皂隶	548
孙必振	539	绩女	548
邑人	539	红毛毡	550
元宝	540	抽肠	550
研石	540	张鸿渐	551
武夷	540	太医	555
大鼠	540	牛飞	556

目 录

王子安	556	安期岛	566
刁姓	558	沅俗	567
农妇	558	云萝公主	567
金陵乙	559	鸟语	573
郭安	559	天宫	574
折狱一	560	乔女	577
折狱二	561	蛤	578
义犬	563	刘夫人	579
杨大洪	563	陵县狐	582
查牙山洞	564		

卷 十

王货郎	583	湘裙	592
罢龙	583	三生	596
真生	584	长亭	598
布商	586	席方平	602
彭二挣	586	素秋	606
何仙	587	贾奉雉	611
神女	588		

卷 八

画 马

临清崔生，家窳贫。围垣不修。每晨起，辄见一马卧露草间，黑质白章，唯尾毛不整，似火燎断者。逐去，夜又复来，不知所自。崔有好友，官于晋，欲往就之，而苦无健步，遂捉马施勒，乘之而去，嘱家人曰：“倘有寻马者，当如晋以告。”

既就途，马骛驶，瞬息百里。夜不甚饫刍豆，意其病。次日，紧衔不令驰，而马蹄嘶喷沫，健怒如昨。复纵之，午已达晋。时骑入市廛，观者无不称叹。晋王闻之，以重直购之。崔恐为失者所寻，以故不敢售。居半年，家中无耗，遂以八百金货于晋邸，乃自市健骡归。

后王以急务，遣校尉骑赴临清。马逸，追至崔之东邻，入门，不见；索诸主人。主曾姓，实莫之睹。及入室，见壁间挂子昂画马一帧，内一匹毛色浑似，尾处为香炷所烧，始知马，画妖也。校尉难复王命，因讼曾。时崔得马资，居积盈万，自愿以直贷曾，付校尉而去。曾甚德之，而不知崔即当年之售主也。

局 诈 一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间，有一人衣冠华好，近与攀谈。渐问主人姓字；又审官阀，家人并告之。其人自言：“王姓，贵主家之内使也。”语渐款洽，因曰：“宦途险恶，显者皆附贵戚之门，尊主人所托何人也？”答言：“无之。”王曰：“此所谓惜小费而忘大祸者也。”家人曰：“何托而可？”王曰：“公主待人以礼，能覆翼人。某侍郎系仆阶进。倘不惜千金贄，引见公主当亦不难。”家人喜，问其居止。便指其门户曰：“日同巷不知耶？”家人归告侍御。侍御喜，即张盛筵，使家人往邀王。王欣然来，筵间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琐事甚悉，且言：“非同巷之谊，即赐百金赏，不肯效牛马。”御史益佩戴之。临别，订约，王曰：“公但备物，仆乘间言之，旦晚当有报命。”

越数日始至，骑骏马甚都，谓御曰：“可速治装行。公主事大烦，投谒者踵相接，自晨及夕，不得一间，今得少隙，宜急往，误则相见无期矣。”侍御史乃出兼金重币，从之去。曲折十余里，始至公主第，下骑祇候。王先持贄入，久之，出，宣言：“公主召某御史。”即有数人接递传呼。侍御伛偻而入，见高堂上坐丽人，姿貌如仙，服饰炳耀，侍姬皆著锦绣，罗列成行。侍御伏谒尽礼，传命赐坐檐下，金碗进茗。主略致温旨，侍御肃而退。自内传赐绶靴、貂帽。

既归，深德王，持刺谒谢，则门阖无人，疑其侍主未归。三日三诣，终不复见；使人询诸贵主之门，则高扉扃。访之居人，并言：“此间曾无贵主。前有数人僦屋而居，今去已三日矣。”使反命，主仆丧气而已。

局 诈 二

副将军某，负资入都，将图握篆，苦无阶。一日，有裘马者谒之，自言：“内兄为天子近侍。”茶已，请问，云：“目下有某处将军缺，倘不吝重金，仆嘱内兄游扬圣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夺也。”某疑其唐突涉妄。其人曰：“此无须踟蹰。某不过欲抽小数于内兄，于将军锱铢无所望。言定如干数，署券为信。待召见后，方求实给；不效，则汝金尚在，谁从怀中而攫之耶？”某乃喜，诺之。次日，复来引某去，见其内兄，云：“姓田。”煊赫如侯家。某参谒，殊傲睨不甚为礼。其人持券向某曰：“适与内兄议，计非万金不可，请即署尾。”某从之。田曰：“人心叵测，事后虑有反复。”其人笑曰：“兄虑之过矣，既能予之，宁不能夺之耶？且朝中将相，有愿纳交而不可得者。将军前程方远，应不丧心至此。”某亦力矢而去。其人送之，曰：“三日即复公命。”

逾两日，日方西，数人吼奔而入，曰：“圣上坐待矣。”某惊甚，疾趋入朝。见天子坐殿上，爪牙森立。某拜舞已。上命赐坐，慰问殷勤，顾左右曰：“闻某武烈非常，今见之，真将军才也。”因曰：“某处险要地，今以委卿，勿负朕意，侯封有日耳。”某拜恩出，即有前日裘马者从至客邸，依券兑付而去。于是高枕待绶，日夸荣于亲友。过数日，探访之，则前缺已有人矣。大怒，忿争于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简，何得授之他人？”司马怪之。及述所遇，半如梦境。司马怒，执下廷尉。始供其引见者之姓名，则朝中并无此人。又耗万金，始得革职而去。异哉！武弁虽隳，岂朝门亦可假耶？疑其中有幻术存焉，所谓“大盗不操矛弧”者也。

局 诈 三

李生嘉祥人，善琴。偶适东郊，见工人掘土得古琴，遂以贱直得之。拭之有异光，安弦而操，清烈非常。喜极，若获拱璧，贮以锦囊，藏之密室，虽至戚不以示也。

邑丞程氏，新莅任，投刺谒李。李故寡交游，而以其先施故，报之。过数日，又招饮，固请乃往。程为人风雅绝伦，议论潇洒，李悦焉。越日，折柬酬之，欢笑益洽。由是月夕花晨，未尝不相共也。年余，偶于程廨中，见绣囊裹琴置几上，李便展玩。程问：“亦谙此否？”李曰：“非所长而生平最好之。”程讶曰：“知交非一日，绝技胡不一闻？”拨炉爇沉香，请为小奏。李敬如教。程曰：“大高手。愿献薄技。勿笑小巫也。”遂鼓“御风曲”，其声泠泠，有绝世出尘之意。李更倾倒，愿师事之。

自此二人以琴交，情分益笃。年余，尽传其技。然程每诣李，李以常琴供之，未肯泄所藏也。一夕，薄醉。丞曰：“某新肄一曲，亦愿闻之乎？”为奏“湘妃”，幽怨若泣，李亟赞之。丞曰：“所恨无良琴。若得良琴，音调益胜。”李欣然曰：“仆蓄一琴，颇异凡品。今遇钟期，何敢终密？”乃启篋负囊而出。程以袍袂拂尘，凭几再鼓，刚柔应节，工妙入神。李击节不置。丞曰：“区区拙技，负此良琴。若得荆人一奏，当有一两声可听者。”李惊曰：“公闺中亦精之耶？”丞笑曰：“适此操乃传自细君者。”李曰：“恨在闺阁，小生不及闻耳。”丞曰：“我辈通家，原不以形迹相限。明日，请携琴去，当使隔帘为君奏之。”李悦。

次日，抱琴而往，丞即治具欢饮。少间，将琴入，旋出即坐。俄见帘内隐隐有丽妆，顷之，香流户外。又少时，弦声细

作，听之，不知何曲，但觉荡心媚骨，令人魂魄飞越。曲终便来窥帘，竟二十余绝代之姝也。丞以巨白劝酹，内复改弦为“闲情之赋”，李神形益惑。倾饮过醉，离席兴辞，索琴。丞曰：“醉后防有蹉跌。明日复临，当令闺人尽其所长。”李归。次日诣之，则廨舍寂然，惟一老隶应门。问之。云：“五更携眷去，不知何作，言往复可三日耳。”如期往伺之，日既暮，并无音耗。吏皂皆疑，以白令，破扃而窥其室；室尽空，惟几榻犹存耳。达之上台，并不测其何故。李丧琴，寝食俱废，不远数千里访诸其家。程故楚产，三年前，捐资授嘉祥；执其姓名，询其居里，楚中并无其人。或言：“有程道士者，善鼓琴；又传其有点金之术。三年前，忽去不复见。”疑即其人。又细审其年甲、容貌，吻合不谬。乃知道士之纳官，皆为琴也。知交年余，并不言及音律，渐而出琴；渐而献技；又渐而惑以佳丽，浸渍三年，得琴而去。道士之癖，更甚于李生也。天下之骗机多端，若道士，犹骗中之风雅者矣。

放 蝶

长山王进士崱生为令时，每听讼，按罪之轻重，罚令纳蝶自赎，堂上千百齐放，如风飘碎锦，王乃拍案大笑。一夜，梦一女子，衣裳华好，从容而入，曰：“遭君虐政，姊妹多物故。当使君先受风流之小谴耳。”言已，化为蝶，回翔而去。明日，方独酌署中，忽报直指使至，皇遽而出。闺中戏以素花簪冠上，忘除之；直指见之，以为不恭，大受诟骂而返。由是罚蝶令遂止。

青城于重寅，性放诞。为司理时，元夕以火花爆竹缚驴上，首尾并满，牵登太守之门，击柝而请，自白：“某献火驴，幸出

一览。”时太守有爱子患痘，心绪万恶，辞之。于固请之。太守不得已，使阍人启钥。门甫辟，于火发机，推驴入。爆震驴惊，蹉跌狂奔，又飞火射人，人莫敢近。驴穿堂入室，破瓿毁甗，火触成尘，窗纱都烬。家人大哗；痘儿惊陷，终夜而死。太守痛恨，将揭劾。于浼诸司道，登堂负荆，乃免。

男生子

福建总兵杨辅，有妾童，腹震动。十月既满，梦神人剖其两胁出之。及醒，两男夹左右啼。起视胁下，剖痕俨然。儿名之天舍、地舍云。

异史氏曰：“按此吴藩未叛前事也。吴既叛，闽抚蔡公疑杨欲图之，而恐其为乱，以他故召之。杨妻夙智勇，疑之，沮杨行，杨不听，妻涕而送之。归则传矢诸将，披坚执锐，以待消息。少顷，闻夫被诛，遂反攻蔡。蔡仓皇不知所为，幸标卒固守，不克乃去。去既远，蔡始戎装突出，率众大噪。人传为笑焉。后数年，盗乃就抚。未几，蔡暴亡，临卒，见杨操兵入。左右亦皆见之。呜呼！其鬼虽雄，而头不可复续矣。生子之妖，其兆于此耶？”

钟生

钟庆余，辽东名士也。应济南乡试。闻藩邸有道士知人休咎，心向往之。二场后，至趵突泉，适相值。年六十余，须长过胸，一皤然道人也。集问灾祥者如堵，道士悉以微词授之。于众中见生，忻然握手，曰：“君心术德行，可敬也。”挽登阁上，屏人语，因问：“莫欲知将来否？”曰：“然。”曰：“子福命至薄，

然今科乡举可望。但荣归后，恐不复见尊堂矣。”生性至孝，闻之涕下，遂欲不试而归。道士曰：“若过此已往，一榜亦不可得矣。”生云：“母死不见，且不可复为人，贵为卿相，何加焉？”道士曰：“某夙世与君有缘，今日必合尽力。”乃以一丸授之曰：“可遣人夙夜将去，服之可延七日。场毕而行，母子犹及见也。”生藏之，匆匆而出，神志丧失。因计终天有期，早归一日，则多得一日之奉养，携仆贯驴，即刻东迈。驱里许，驴忽返奔，鞭之不驯，控之则蹶。生无计，燥汗如雨；仆劝止之，生不听。又贯他驴，亦如之。日已衔山，莫知为计。仆又劝曰：“明日即完场矣，何争此一朝夕乎？请即先主而行，计亦良得。”不得已，从之。

次日，草草竣事，立时遂发，不遑啜息，星驰而归；则母病绵臬，下丹药，渐就痊可。入视之，就榻泫泣。母摇首止之，执手喜曰：“适梦之阴司，见王者颜色和霁。谓：稽尔生平，无大罪恶；今念汝子纯孝，赐寿一纪。”生亦喜。历数日，果平健如故。未几，闻捷，辞母如济。因赂内监，致意道士。道士欣然出，生便伏谒。道士曰：“君既高捷，太夫人又增寿数，此皆盛德所致，道人何力焉？”生又讶其预知，因而拜问终身。道士云：“君无大贵，但得毫耄足矣。君前身与我为僧侣，以石投犬，误毙一蛙，今已投生为驴。论前定数，君当横折。今孝德感神，已有解星入命，固当无恙。但夫人前世为妇不贞，数应少寡。今君以德延寿，非其所耦，恐岁后瑶台倾也。”生惻然良久，问继室所在。曰：“在中州，今十四岁矣。”临别嘱曰：“倘遇危急，宜奔东南。”

后年余，妻病果死。钟舅令于西江，母遣往省，以便途过中

州，将应继室之讖。偶适一村，值临河优戏，士女甚杂。方欲整辔趋过，有一失勒牡驴，随之而行，致骡蹄跌，生回首，以鞭击驴耳；驴惊，大奔，时有王世子方六七岁，乳媪抱坐堤上。驴冲过，扈从皆不及防，挤堕河中。众大哗，欲执之。生纵骡绝驰，顿忆道士言，极力趋东南。约三十余里，入一山村，有叟在门，下骑揖之。叟邀入，自言“方姓”，便诘所来。生叩伏在地，具以情告。叟言：“不妨。请即寄居此间，当使徼者去。”至晚得耗，始知为世子，叟大骇曰：“他家可以为力，此真爱莫能助矣。”生哀不已。叟筹思曰：“不可为也。请过一宵，听其缓急，倘可再谋。”生愁怖，终夜不枕。

次日侦听，则已行牒讥察，收藏者弃市。叟有难色，无言而入。生疑惧，无以自安。中夜叟来，入座便问：“夫人年几何矣？”生以鰥对。叟喜曰：“吾谋济矣。”问之，答云：“余姊夫慕道，挂锡南山。姊又谢世。遗有孤女，从仆鞠养，亦颇慧。以奉箕帚如何？”生喜符道士之言，而又冀亲戚密迹，可以得其周谋，曰：“小生诚幸矣。但远方罪人，深恐貽累丈人。”叟曰：“此为君谋也。姊夫道术颇神，但久不与人事矣。合盞后，自与甥女筹之，必合有计。”生喜极，赘焉。

女十六岁，艳绝无双。生每对之歆歔。女云：“妾即陋，何遂遽见嫌恶？”生谢曰：“娘子仙人，相耦为幸；但有祸患，恐致乖违。”因以实告。女怨曰：“舅乃非人。此弥天之祸，不可为谋，乃不明言，而陷我于坎监。”生长跪曰：“是小生以死命哀舅，舅慈悲而穷于术，知卿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某诚不足称好逑，然家门幸不辱寞。倘得再生，香花供养有日耳。”女叹曰：“事已至此，夫复何辞？然父自削发招提，儿女之爱已绝。无已，

同往哀之，恐担挫辱不浅也。”乃一夜不寐，以毡绵厚作蔽膝，各以隐着衣底，然后唤肩舆，入南山十余里。山径拗折绝险，不复可乘。下舆，女跬步甚艰，生挽臂拽扶之，竭蹶始得上达。不远，即见山门，共坐少憩。女喘汗淫淫，粉黛交下。生见之，情不可忍，曰：“为某故，遂使卿罹此苦。”女愀然曰：“恐此尚未是苦。”困少苏，相将入兰若，礼佛而进。曲折入禅堂，见老僧趺坐，目若瞑，一僮执拂侍之。方丈中，扫除光洁，而坐前悉布沙砾，密如星宿。女不敢择，入跪其上，生亦从诸其后。僧开目一瞻，即复合去。女参曰：“久不定省，今女已嫁，故偕婿来。”僧久之，启视曰：“妮子大累人。”即不复言。夫妻跪良久，筋力俱殆，沙石将压入骨，痛不可支。又移时，乃言曰：“将骡来未？”女答言：“未。”曰：“夫妻即去，可速将来。”二人拜而起，狼狈而行。

既归，如其命，不解其意，但伏听之。过数日，相传罪人已得，伏诛讫。夫妻相庆。无何，山中遣僮来，以断杖付生云：“代死者，此君也。”便嘱瘞葬致祭，以解竹木之冤。生视之，断处有血痕焉，乃祝而葬之。夫妻不敢久居，星夜归辽阳。

鬼 妻

泰安聂鹏云，与妻某，鱼水甚谐。妻遭疾卒。聂坐卧悲思，忽忽若失。一夕独坐，妻忽推扉入。聂惊问：“何来？”答云：“妾已鬼矣，感君悼念，哀白地下主者，聊与作幽会。”聂喜，携就床寝，一切无异于常。从此星离月会，积有年余。聂亦不复言娶。伯叔兄弟惧堕宗主，私谋于族，劝聂鸾续；聂从之，聘于良家。然恐妻不乐，秘之。未几，吉期逼迩。鬼知其情，责之曰：

“我以君义，故冒幽冥之谴；今乃质盟不卒，钟情者固如是乎？”聂述宗党之意，鬼终不悦，谢绝而去。聂虽怜之，而计亦得也。迨合卺之夕，夫妇俱寝，鬼忽至，就床上挝新妇，大骂：“何得占我床寝？”新妇起，方与挡拒，聂惕然赤蹲，并无敢左右袒。无何，鸡鸣，鬼乃去。新妇疑聂妻故并未死，谓其嫌己，投缯欲自缢。聂为之緼述，新妇始知为鬼。日夕复来。新妇惧避之。鬼亦不与聂寝，但以指掐肤肉；己乃对烛怒目相视，默默不作一语。如是数夕，聂患之。近村有良于术者，削桃为杙，钉墓四隅，其怪始绝。

黄将军

黄靖南得功微时，与二孝廉赴都，途遇响寇。孝廉惧，长跪献资。黄怒甚，手无寸兵，即以两手握骡足，举而投之。贼不及防，马倒人堕。黄拳之臂断，搜索而归。孝廉服其勇，资劝从军，后屡建奇勋，遂腰蟒玉。

晋人某，有勇力，生平不屑格拒之术，而搏击家当之尽靡。过中州，有少林弟子受其辱，忿告其师。群谋设席相邀，将以困之。既至，先陈茗果。胡桃连壳，坚不可食。某取就案边，伸食指敲之，应手而碎。寺众大骇，优礼而散。

三朝元老

某中堂者，故明相也。曾降流寇，世论非之。老归林下，享堂落成，数人直宿其中。天明，见堂上一匾云：“三朝元老。”一联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礼义廉。”不知何时所悬。怪之，不解其义。或测之云：“首句隐亡八，次句隐无耻也。”

洪经略南征，凯旋。至金陵，醺荐阵亡将士。有旧门人谒见，拜已，即呈文艺。洪久厌文事，辞以昏眊。其人云：“但烦坐听，容某颂达上闻。”遂探袖出文，抗声朗读，乃故明思宗御制祭洪辽阳死难文也。读毕，大哭而去。

医 术

张氏者，沂之贫民。途中遇一道士，善风鉴，相之曰：“子当以术业富。”张曰：“宜何从？”又顾之，曰：“医可也。”张曰：“我仅识‘之无’耳，乌能是？”道士笑曰：“迂哉！名医何必多识字乎！但行之耳。”

既归，贫无业，乃捭拾海上方，即市廛中，除地作肆，设鱼牙蜂房，谋升斗于口舌之间，而人亦未之奇也。会青州太守病嗽，牒檄所属征医。沂固山僻，少医工；而令惧无以塞责，又责里中使自报。于是共举张。令立召之。张方痰喘，不能自疗，闻命大惧，固辞。令弗听，卒邮送去。路经深山，渴极，咳愈甚。入村求水，而山中水价，与玉液等，遍乞之，无与者。见一妇漉野菜，菜多水寡，盎中浓浊如涎。张燥急难堪，便乞余沈饮之。少间，渴解，嗽亦顿止。阴念殆良方也。

比至郡，诸邑医工，已先施治，并未痊愈。张入，求得密所，伪出药目，传示内外，复遣人于民间索诸藜藿，如法淘汰讫，以汁进太守。一服，病良已。太守大悦，赐赀甚厚，旌以金匾。由此名大噪，门常如市，应手无不悉效。有病伤寒者，言症求方，张适醉，误以疟剂予之，醒而悟之，不敢以告人。三日后，有盛仪造门而谢者，问之，则伤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此类甚多。张由此称素封，益以声价自重，聘者非重资安輿不至焉。